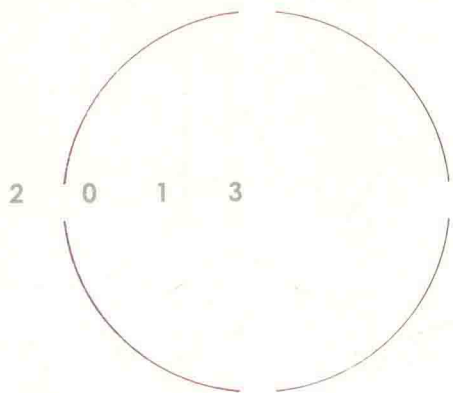


中国好文学

最佳中篇小说



The Best Chinese Literature 2011——李敬泽

主编——孟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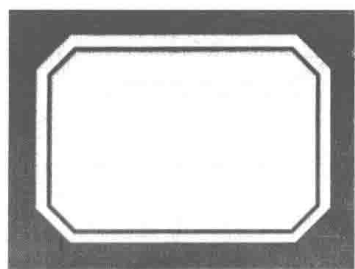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SPH

中国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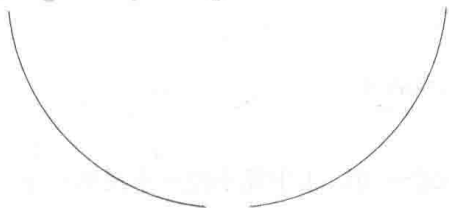
总主编——李敬泽 主编——孟繁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佳中篇小说



2 0 1 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3 最佳中篇小说 / 孟繁华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中国好文学)

ISBN 978-7-5399-7368-5

I. ①②… II. ①孟…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国家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330 号

书 名 2013 最佳中篇小说

编 者 孟繁华

责任编辑 赵 阳 王一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68-5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序)

——2013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吴丽艳 孟繁华

考察当下文学,情不自禁想到的往往是同类的文学人物。比如,当文革结束之后,周克芹发表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发表了《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这两部作品都留下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比如潘青青和王木通。而这些人物同阿Q、祥林嫂、华老栓、老通宝等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这些人物变化我们本该明确感知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变化:老许茂还像老通宝一样愁苦,王木通还像阿Q一样愚昧无知。这种历史的比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深层,特别是乡土中国的问题所在。因此,这些文学人物也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意识地提供另一种依据。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那么我们在身份相同的人物身上又发现了什么呢?三十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仍在过程之中,不确定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凸显。因此,我们做出的比较,也显然隐含了我们内心深切的不安。现实是文学创作的依据,没有生活依据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虚构的领域,它与生活的关系也不完全是镜像关系。但是,通过对身份相同人物变化的考察,我们还是会发现,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都不尽在我们的把握和想象之中。

一、从高加林到涂自强

百年中国文学自《新青年》始,一直站立着一个“青春”的形象。这个“青春”是“呐喊”和“彷徨”,是站在地球边放号的“天狗”;是面目一新的“大春哥”、“二黑哥”、“当红军的哥哥”;是犹疑不决的蒋纯祖;是“组织部

新来的年轻人”，是梁生宝、萧长春，是林道静和欧阳海；是“回答”、“致橡树”和“一代人”，是高加林、孙少平，是返城的“知青”平反的“右派”；是优雅的南珊、优越的李淮平；当然也是“你别无选择”和“你不可改变我”的“顽主”；同时还是“一个人的战争”等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或者说自《一地鸡毛》的林震出现之后，当代文学的青春形象逐渐隐退以致面目模糊。青春形象的退隐，是当下文学的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下文学逐渐丧失活力和生机的佐证。也许正因为如此，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搅动了这么多读者的心，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

涂自强是一个穷苦的山里人家的孩子。他考取了大学。但他没有，也不知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境。全村人拿出一些零散票子，勉强凑了涂自强的路费和学费，他告别了山村。从村长到乡亲都说：念大学，出息了，当大官，让村里过上好日子。哪怕只是修条路。“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父亲早起看了天，说了一句，今儿天色好出门。屋外的天很亮，两架大山耸着厚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叫这光线一抹，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空气也似透着绿。”这一描述，透露出的是涂自强、父亲以及全村的心情，涂自强就要踏上一条有着无限未来和期许的道路了。但是，走出村庄之后，涂自强必须经历他虽有准备、但一定是充满了无比艰辛的道路——他要提早出发，要步行去武汉，要沿途打工挣出学费。于是，他在餐馆打工，洗过车，干各种杂活，同时也经历了与不同人的接触并领略了人间的暖意和友善，他终于来到学校。大学期间，涂自强在食堂打工，做家教，没有放松一分钟，不敢浪费一分钱。但即将考研时，家乡因为修路挖了祖坟，父亲一气之下大病不起最终离世。毕业了，涂自强住在又脏又乱的城乡交界处。然后是难找工作，被骗，欠薪；祸不单行的是家里老屋塌了，母亲伤了腿。出院后，跟随涂自强来到武汉。母亲去餐馆洗碗，做家政，看仓库，扫大街，和涂自

强相依为命勉强度日。最后，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医院查处肺癌晚期。他只能把母亲安置在莲溪寺——

涂自强看着母亲隐没在院墙之后，他抬头望望天空，好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怎么适合离别呢？他黯然地走出莲溪寺。沿墙行了几步，脚步沉重得他觉得自己已然走不动路。便蹲在了墙根下，好久好久。他希望母亲的声音能飞过院墙，传达到他的这里。他跪下来，对着墙说，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妈，我对不起你。

此时涂自强的淡定从容来自绝望之后，这貌似平静的诀别却如惊雷滚地。涂自强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是一个“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的日子。此时的天空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从一地灿烂到云淡风轻，涂自强终于走完了自己年轻、疲惫又一事无成的一生。在回老家的路上，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小说送走了涂自强后说：“这个人，这个叫涂自强的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他的消失甚至也没被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人该有多么的孤单。他生活的这个世道，根本不知他的在与不在。”

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1982年代路遥的《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

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别无选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虽然被取消公职,被重又打发回到农村,恋人黄亚萍也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独自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的。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

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止是涂自强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止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也已经显得太过奢侈了。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轰轰烈烈地谈了两场恋爱,他春风得意地领略了巧珍的温柔多情和黄亚萍的热烈奔放。但是,可怜的涂自强呢,那个感情很好的女同学采药高考落榜了,分别时只是给涂自强留下一首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涂自强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就步行赶路去武汉了。对一个青年而言,还有什么能比没有爱情更让人悲伤无望的呢?但涂自强没有。这不是作家方方的疏漏,只因为涂自强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权利。因此,小说中没有爱情的涂自强只能将情感更多倾注于亲情上。他对母亲的爱和最后诀别,是小说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方方说:“涂自强并不抱怨家庭,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善良地认为这只

是‘个人悲伤’。他非常努力,方向非常明确,理想也十分具体。”但结果却是,一直在努力,从未得到过。其实,他拼命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能在城市有自己的家、让父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有些人生来就拥有的东西。然而,最终夭折的是不仅是理想,还有生命。(蒋肖斌:《别让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质疑未来——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国青年报 2013 年 6 月 18 日)

过去我们认为,青春永远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是因为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置疑地占领着未来。但是,从涂自强还是社会上的传说到方方小说中的确认,我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看法:如果一个青年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哪怕卑微的理想或愿望,那么,这个社会是大有问题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青春。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但是,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命运还是不放过他直至将他逼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或者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涂自强逼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一个没有青春时代,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

方方的创作一直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关系,一直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命运。她对权力与民众、贫富差距等敏感的社会问题一直没有放弃关注的目光。在当下的中国,这是有责任感作家的“别无选择”。只因为:那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

二、从庄之蝶到“俩博士”

庄之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庄之蝶一出,文坛大哗。应该说庄之蝶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贾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阶层自现代中国以来,虽然经

历了各种变故,包括他们的信念、立场、心态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对当时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大了。贾平凹感知了生活变化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于是才有了庄之蝶。1993年以来,长篇小说我们能记住几个人物?但我们都记住了庄之蝶。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态度,我们不能说贾平凹对他的主人公是欣赏的,他只是用小说的方式呈现了他。庄之蝶最后的命运说明了贾平凹的态度。在那个时代,迷惑、困顿的不止是贾平凹,我们都不是先知,都在困惑和迷惘中。也正是这个困惑迷惘成就了贾平凹的创作却使那个时代的批评陷入了迷途。庄之蝶的精神破产,在1990年代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惟其如此贾平凹的创作才充满了历史感——从古代士阶层到现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文化信念或价值目标,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当市场经济大潮出现之后,庄之蝶的最大困惑来自他的文化信念和价值目标的迷失,他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已经无法获得自我确认——尽管他在社会生活中应有尽有。这是庄之蝶精神破产的根本原因,也贾平凹用文学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深刻的洞见。

庄之蝶诞生至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那么,二十年后庄之蝶的同类们怎样了呢?我们在计文君的《无家别》和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中,大致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和生存状况。计文君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小小说家。她的小说端庄典雅,举手投足仪态万方,有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另一方面,她也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近一个时期以来,她的小说多用古代词牌或诗名命名。如《白头吟》《卷珠帘》以及《无家别》等。这些专有名词特有的含义赋予了小说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既是象征也是隐喻;但在情节和人物的构造上,又极具当下性。这是计文君小说的一大特征。

《无家别》,写的是文学博士史彦无法安妥肉身和灵魂的故事。因个人生存和家乡病中的父母,史彦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钧州。钧州学院勉强可称为三流大学,史彦屈就于这样的学校心情可想而知。但是,越是小的学校似乎情况越是复杂。于是,史彦经历

了一段更加心灰意冷的教书生涯。无论是师生、同事还是爱情、婚姻、家事,都被史彦处理得一塌糊涂。对人生、对学术不再报有任何希望和幻想的史彦,真真是无路可走无家可别。“当世界成为无边无际的战场时,所有人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成为战士,要么成为难民——我的苟且偷安注定要破产,早晚不过是时间问题。”胜败是今天的价值观判断的。一个失败者——即便再有才华或抱负,也只能在古典主义的伦理中获得赞美。在当今世界,他只能落荒而逃:

回花驿的路上,我不说话,季青也没说话,车上的音响在放汪峰的《存在》:“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我该如何存在?……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在那诘天问地的男声中,我的泪滚了下来。

我扭脸看窗外,模糊的泪眼中,是死寂的等待拆迁的村庄和荒芜的没有作物的田野,“……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知道尊严已经沦为何物?……我该如何存在……”

小说总体上还是落难公子遇佳人的古典叙事模式,结局则是现代文学常见的对主人公无奈的“放逐”。但是,在这样一个并不“先锋”的结构和貌似“写实”的叙事里,计文君却以“大写意”和极端化的方式,道出了当今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处境。庄之蝶的落败,还只是精神层面的破产,现实生活里,他还是一个应有的名士:他是著名作家,是人大代表,是一个书画店的后台老板,是一个拥有四个女人的男人。但是,今天的史彦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穷途末路了。他的生存都没了着落,哪里还有资本谈论天下或抱负?另一方面,史彦的红颜知己季青,虽然无爹可拼,既无权力资本亦无金融资本,但凭着精细的算计,甚至不惜以婚姻爱情作为抵押,换取了她世俗世界的“成功”,但是,季青真的成功了吗?她心无皈依和无处诉说的凄楚,在本质上与史彦真的有什么不同吗?

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今天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一个博士毕业生被绑架到股票上市的庸俗事务中,这是他没有能力

解决的事情又无法摆脱。他不仅仅陷入苦恼更陷入了麻烦。但是，“身不由己”更是一个隐喻——是当下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在当下的环境中，没有人尊重一个专业人才，所有的人都试图从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到为己所用的资源。这就是今天的世道人心。小说内在结构严密，几乎无懈可击。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形象活脱脱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无能、无辜、无助，使我们有机会再次见到了经济压迫下的现代儒生形象。因此，这是一篇非常生动的小说。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会继续书写。人物无论是成功还是落败，都密切联系着古代中国士阶层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历史命运。因此，这个领域的文学创作，是最富于历史感的。那里既有并未断裂的先贤传统，亦有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的现实。

三、从女性主义到普遍人性

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女性文学”创作也风起云涌。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它所隐含或公开声明的立场是，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和自身经验作空前的处理和描写，无论观点、态度、立场和语言方面，不仅显示出与男性作家的区别，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女性作家“独立”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应该说，这是一种最具活力、最有胆魄的文学潮流。它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所试图诉求的一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学”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这一命名或理论划分的明确性，也从一个方面限制或“预设”了这一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冲动或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学启蒙，在当代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观效果：“女性文学”逆向的性别歧视，不仅没有为女性文学在叙事上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反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窥视女性隐秘心理的窗口,或者说,女性文学在沿袭了男性的性别歧视叙事策略之后,并没有在表达策略上提供更新鲜的经验。这就是女性文学的期待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矛盾。在中篇小说领域,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作品仍传诵一时,代表了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

现在,刻意标榜的女性文学已经落潮。更多的有思考和想象能力的女性作家,业已回到了面对普遍人性而不止是女性立场上的创作。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在表现人性方面所做的努力格外引人瞩目。

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女性——两位芬芳带刺的“玫瑰”的故事:一位是犹太女人吉莲娜,一位是报社校对员赵小娥。赵小娥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偶然而且耻辱:她是母亲在一个夜晚被人强奸偶然受孕的。赵小娥出生三年后,养父发现女儿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妻子与强奸犯的孩子。赵小娥的母亲从此被邻里乡亲唾弃,在赵小娥十二岁时病死。赵小娥发誓要找到那个让她们母女备受屈辱的男人复仇雪耻。她在哈尔滨终于意外地遇到了她的生父也是罪犯的穆师傅。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超过了强奸罪法律追究的二十年最高年限,穆师傅不会再受到法律制裁。但赵小娥还是坚决地选择了复仇。她精心策划了复仇计划并如意地实现了:穆师傅在真相面前投江自尽。

犹太房东吉莲娜是个遗腹子,她出生于哈尔滨。吉莲娜成人后,日军侵略东北,与移居这里的犹太人订立计划,企图扶持他们在东北复国。吉莲娜的商人继父参与其中,为了讨好日本人,他竟然帮助一位日本军官迷奸了吉莲娜。对自己屈辱的经历,吉莲娜也选择了复仇,她也精心策划了复仇计划,不露痕迹地毒死了继父。日本战败后,强奸她的那个日本军官剖腹自杀。但是不同的是,在的六十多年的岁月里,吉莲娜一直在忏悔自己。她觉得自己不该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赵小娥复仇后,吉莲娜“终于实言相告,她忧戚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她说我逼死了父亲,可从我的眼神中看不到忏悔,这很可怕。她说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世界的曙光。我想起了齐德铭曾对我说过,我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我的眼底有一种绝望的东西,与他合拍。如果按吉莲娜的说

法,他也是看不到另一世界曙光的人。”“她说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而有恨的地方,就是神赐予你的洗礼场。一个人只有消除了恨,才能触摸到天使的翅膀,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她说半个多世纪下来,她的爱没变,但她对继父的恨,逐日消泯。”

《晚安玫瑰》因其故事的复杂叙述得格外漫长,也唯有在漫长的讲述中我们才有可能体悟人性的复杂和东西文化的差异。吉莲娜是另一种文化传统哺育的女性,她内心纵有万丈波澜,但行为举止仍优雅从容,那是因为她在忏悔中看到了另一世界的曙光;赵小娥没有这种文化资源,她精神失常恢复后,仍对过去的历史深怀恐惧,她唯一的归宿就是生命价值的虚无。《晚安玫瑰》对人性的发掘虽然建构在虚构的基础上,但它确有直击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价值理性不断旁落的时代,迟子建以极端和温婉的方式践行了新的文学想象。如果《晚安玫瑰》能够引领当下文学另外一种走向,那将是文学的幸事。

2013年的中篇小说,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还是发现了其中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现实的复杂性使文学仍多有忧患而少有欢娱。当然,这种比较还可以在许多范畴里展开,比如80后作家如甫跃辉、文珍、蔡东、霍艳等“文学新势力”的中篇作品等,因篇幅关系,他们的作品未能入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邓一光的《如何走进欢乐谷》、余一鸣的《潮起潮落》、葛水平的《过光景》、马晓丽的《催眠》、徐坤的《地球好身影》、徐虹的《暮色》等作品中,看到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多样性探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当下中篇小说创作仍然可以怀有更多的期待。

目 录

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序)	吴丽艳 孟繁华(1)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1)
如何走进欢乐谷	邓一光(85)
潮起潮落	余一鸣(122)
过光景	葛水平(184)
地球好身影	徐 坤(221)
催眠	马晓丽(245)
无家别	计文君(280)
暮色	徐 虹(323)
身不由己	杨晓升(359)
晚安玫瑰	迟子建(404)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 方

—

河并不宽，石头遍布。

水在石头缝里流，风小时可听到的的哆哆声，像是两人在呱呱地讨论，如少女的清脆，间或还有笑。山里的风经常很大，于是更多时，石缝的水轰隆地撞着石头，倒更像两个男人瓮声瓮气争执，时而暴躁，时而低缓。越朝山里，路越细窄。走到深处，两架山便对脸凝望。山影也轮流倒在对方的身上。

下了几天雨，木桥垮掉。村长原说马上就修。眼见雨又要下，村长就又说，等雨停稳再修吧。

涂自强从溪南村回来。过河时，踏着石头，一步一跃。有桥无桥，都与他无关。以前上学，他也懒得走桥，就这么跳。人之本能许多都与动物类同。涂自强每跳石头都有愉悦之心。

只有这天，他本该兴奋，却又心神黯然。涂自强捏着采药给的诗。适才在板栗树下与她挥手作别时尚且放声大笑，转身拆纸展看，似挨了一闷棍。想回头，又忍下了。二十几里山路，这诗竟一字一榔头地敲打他。落在脑袋顶，也落在胸口，痛得他走走歇歇。还没到家，所有字便如同石匠凿刻了两次。脑袋里一次，心头上一次。

不同的路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不同的脚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从此我们就是

各自路上的行者

不必责怪命运

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采药落榜了。她情绪低落,不想多话,只是在这张淡蓝纸上写字,然后交给他。涂志强想起,这是他在县城配眼镜时,特意到文具店买下的一沓蓝色信笺。他知采药喜欢写点什么。

从石上一跃上岸,涂自强未及站稳。迎面过来一头牛,牛背上坐着四爹爹。四爹爹说,强伢,说是你考取大学了?

涂自强点点头,说是呀。

四爹爹说,要去汉口?

涂自强说,嗯。不过学校不在汉口,在武昌。

四爹爹便拍着牛背大笑,说好好好,都一样都一样。我涂家也出了人才。

四爹爹的手太重,拍得牛不知所措,两眼露出凄惶。涂自强淡淡笑道,四爹爹,只是上个大学哩,还不是人才。

四爹爹说,咋不是?村子里卢家孙家,没一个大学生吧?村长的儿,也没考取是不?何况你还不是去襄樊,是去汉口!你四爹爹,还有你爹,你一箩筐的叔伯,哪个去过汉口?你不是给我们涂家争光又是咋的?

涂自强想想也是。涂家在村里是小户,一直受气,这回也算可以扬眉一次。四爹爹说,强伢,你这口气争得好。想当初,你生下来,你爹叫我给你取名字,我就想到两个字:自强。我们涂家没有别的,就是靠自家强。

涂自强笑道,难怪我考得好,原来是四爹爹的名字取得好哩。

四爹爹便高声笑起,嘎嘎的,河两岸满山的树如被大风吹刮,也都哗哗的。牛也被这笑声感染,凄惶不见了,它哞地叫了一声。四爹爹说,看,我屋里三黄都替你高兴哩。

风掠过涂自强耳边，夹杂其中的笑也轰隆隆地过去，响亮且欢悦。涂自强原本有些痛得紧紧的心，竟被这声音舒缓下来。

这天夜里，一家人都高兴，且睡不着觉。父亲一向呆板的面孔，也活动起来。嘴角边似漫出笑意，又似不是。母亲慌张地进出，不知忙些什么。忙时晕了头，就转到案前，给摆在上面的观音菩萨拜上几拜，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上几句，仿佛让自己清醒一点。四爹爹领了远亲近邻几个过来祝贺，连村长也走了老远的路赶过来。录取通知书便在这些黑糙的手上传来传去。一伙子七嘴八舌地又坐了许久。

涂自强没有加入谈话，他只是静坐一边。劣质烟雾呛得母亲连连咳嗽，她的眼睛被灶火熏得早已浑浊，见烟淌泪。直到夜静得狗都懒得叫了，此时人们才一个一个高声地咳着离开。

这晚的涂自强也久睡不着。他有许多的高兴，但也不尽然。月光从屋顶亮窗漏下，很淡却很晃眼。采药的脸和诗便都在那片光亮处游走，没有言语，只是静走，仿佛鬼魂。涂自强迫使自己闭上眼睛。这鬼魂便越过他眼皮，浮在暗中，继续晃荡，然后随他入梦。涂自强只见自己一步一步地随着鬼魂，然后抵达一处沙漠。沙漠了无边际，亦了无一人。他不知他追随着谁，只知剩他一人在苦苦挣扎。挣扎到脱力，连路都走不了，于是爬。爬去爬来，他亦不知自己要爬向哪里。蓦然间，身边有驼铃来去，清脆嘹亮。人们皆抬头走路，笑声夹在铃声里，全然不觉有他存在。他也就低头不看，努力地在他们脚边爬着，骆驼蹄几次都踩到他。他痛得嗷嗷叫唤，叫喊压不住驼铃里的笑，自是无人听见。就这样，他把天色爬出了朦胧。亮窗里的光变得明亮，然后发热，热气落在他的身上。莫名中他就醒了。揉眼时，恍然还在爬，并在身后爬出一行字，每一字都很清晰，浮在黄沙上。风刮得呜呜作响，竟未吹散它们。涂自强看得很清楚，字有九个：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太阳升得老高。涂自强走出屋门。母亲正喂猪。猪是前几月才去镇上抓回的。母亲说，看，小黑长得多肥呀。小花前阵子瘦，现在又回过阳来，见天长肉。等你从大学放假回，它两个，哪个肥就杀哪个。

涂自强自上中学，家里就没让他喂猪。他想接过饲料，母亲却避开身子，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又说，我煎了面饼，放了鸡蛋，是今早上